

● 中外文学

从松树精故事系统看道教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吴光正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吴光正(1969-), 男, 江西永丰人, 文学博士, 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史与中国宗教文学研究。

[摘要] 全真教为了宣扬其教理, 将岳阳的一则民间传说改造成宗教圣者传说, 这一传说后来形成了复杂的故事系统; 这个故事是道教思想转型时期的产物, 体现了内丹道教的社会伦理和生命伦理, 其中的生命伦理因与文人人生无常的感受、遁世愤世的落魄情怀相契合从而激发了文人的创作冲动; 旨在宣扬道教生命伦理的叙事结构、自然意象和历史意象成了文人表达人生体验的符码, 为这一故事的不断改编和艺术上的成功提供了资源保障。

[关键词] 道教; 吕洞宾; 生命伦理; 文学资源

[中图分类号] I207.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3-0277-06

松树精故事是宋代岳阳的一个民间传说, 经全真教的锻造成为宗教圣者传说后, 引起了元明清三代文人的浓厚兴趣, 不断被改编、模仿, 形成了复杂的故事系统。弗雷泽·巴列德安·侯赛因在对吕洞宾的古老崇拜中心岳阳进行研究时, 曾对这一故事的早期形态作了勾勒。张宏庸则对元代三个城南柳杂剧作了研究。但这些研究都没有揭示这一故事系统盛传不衰的内在原因。本文拟在梳理这一故事系统的流变的基础上, 试图探寻这一故事的道教意蕴到底给文学创作的繁荣提供了些什么因素。

一、松树精故事的宗教形态

松树精的传说和郭上灶的传说均起源于北宋, 各有其来源。后来, 全真教徒把这两个传说合为一体, 将松树精说成了郭上灶的前身。

现存最早的松树精故事见载于王巩(1048—1104后)《闻见近录》:

岳州唐白鹤寺前有古松……吕洞宾昔尝憩其下, 有一翁自松顶而下, ……洞宾诘之, 曰: “我, 树神也。”洞宾曰: “邪耶正耶?”翁曰: “若其邪也, 安得知真人哉?”言訖, 升松而去。洞宾即题于寺壁, 曰: “独自行时独自坐, 无限世人不识我。惟有千年老树精, 分明知是神仙过。”

相关的记载还分别见于张舜民《画墁集》、范致明《岳阳风土记》、叶梦得《岩下放言》。从这三则记载可知, 李观知贺州时就从道士处得知松树精故事, 知岳州(1078—1085)时特意相访, 确证其事后, 便构亭于松前, 建碑于岳阳楼上, 这对于松树精故事的传播无疑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经李观之努力, 松树精故事在南宋社会广为传播。赵与时《宾退录》引萧东夫《吕公洞诗》和洪迈的《夷坚三志补》卷第四“岳阳稚松”条都有详细的记载, 后者指出:

至建炎中, 松犹存。绍兴二十三年, 大风拔树无数, 此松遂枯。有道人过之, 折已仆一枝插

于傍,咒曰:“彼处难安身,移来这里活。”自是日以畅茂,即今稚松也。道人者,盖吕翁云。

郭上灶故事的最早记载当为《括异志》。该书称:

郭上灶者,不知何许人。天禧中,尝以备雇,渝汤涤器于州桥茶肆间。一日,有青巾布袍而啜茶者,形貌瑰伟,神形凜然,屡目于郭。郭亦既疑其异人,又窃覩于袖间引出利剑。郭私念曰:“必吕先生也。”伺其出,即走拜于前曰:“际遇先生,愿为仆厮。”吕不顾东去,郭乃尾后。至一闾处,吕回顾曰:“若真欲事我耶?可受吾一剑!”郭唯唯延颈以俟。引剑将击,郭大呼,已失吕所在。乃在百万仓中,巡卒擒送官,杖而遣去。……以杖拔之,但见败絮,是亦尸解矣。

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吕洞宾传神仙之法”条指出:“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灶,第二度赵仙姑。郭性顽钝,只与追钱延年之法。”这事见载于岳州石刻,以吕真人自传的形式出现,表明郭上灶已经名正言顺地跻身于吕洞宾的弟子行列。

当内丹道南北宗创建宗教传承谱系,收拾吕祖有关事迹时,郭上灶的故事也分别进入了白玉蟾和苗善时的视野。白玉蟾《平江鹤会升堂记》有“朝游百粤暮三吴,形神聚散俄有无。茶中传授郭上灶,酒里点化何仙姑”之说。苗善时的《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则将松树精故事、郭上灶故事作了改写,并将两个故事联为一体。其“度老松精第十二化”云:

岳州巴陵县白鹤山下两池潜巨蟒,池上一老树枝干悉槁,蔓草翳焉。帝君过之,有人自树杪降而拜曰:“我松之精也。幸见先生,愿求济度。”帝君曰:“汝妖魅也。奚可语汝道?平日亦有阴德否?”曰:“池中两蟒屡害人,弟子每化为人,立水次,劝人远避,救活数百人。蟒出,化为剑,錮之,沉于泉。”帝君诗曰:“独自行来独自坐,世上人人不识我。惟有南山老树精,分明知道神仙过。”今巴陵庵前一老干枯死,旁一枝独生,乃神丹之力,世号稚松。又一巨石如墨状,乃帝君化石墨为者存焉。

其“再度郭仙第十三化”和《括异志》所载情节基本相当,只是在故事的开头便指出“郭上灶乃老树精后身”,在故事的中间又让吕洞宾向郭上灶点明前身而已。

二、松树精故事的文学形态

苗善时改造过的松树精故事被文人吸收融汇并以柳树精(椿精)的故事盛传于南戏、杂剧、传奇和明清小说中。纵观这些作品的生成和流变,我们发现这些故事呈现出三大文学形态。

第一种形态是:对全真教故事的继承和演义。

元代杂剧和南戏领域中的《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均因袭了苗善时的叙事框架。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杂剧除了将松树精改造为柳树精之外,基本上依据苗善时的后身说来结构有关情节:吕洞宾前往岳州度脱柳树精、白梅精,让他们转世投胎为郭上灶、贺腊梅,尔后再将他们度脱升仙。其二,杂剧对阴德说作了创造性的继承。柳树积阴德而成精,并且得意地告诉吕洞宾:“为吾屡积阴功厚,上帝加吾排岸司。”柳精投胎为人后,日食店中残茶,并认为“这个唤作偷阴功积福力,但生得一男半女,也不绝了郭氏门中香火”。

《吕洞宾三醉岳阳楼》还对全真教的宗教资源作了继承和发挥。这也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杂剧融会了《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的有关情节进行故事的叙述。作者由“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展开联想,构思出吕洞宾三醉岳阳三度柳精的情节框架。一度柳精,作者融会了“武昌货黑”“度老松精”的有关情节;二度郭马儿,作者融会改造了“度郭上灶”“石肆求茶”的有关情节。其二,成功地将全真教思想融进三度柳树精的情节中。全真教认为人世虚幻无常,只有仙境才是真实永恒的,所以劝导人们屏除酒色财气修仙了道。作为全真教的祖师,吕洞宾三度柳精就使用了上述思想武器。

第二种形态是:对早期柳树精戏剧的翻空出奇。

《吕洞宾三醉岳阳楼》这一杂剧和戏文作为一种典范确立起来后,明清两代至少有七部杂剧对它进

行了改造,并取得了翻空出奇的艺术效果。

谷子敬《吕洞宾三度城南柳》、贾仲明《吕洞宾桃柳升仙梦》两剧属于情节上的翻空出奇。《吕洞宾三度城南柳》移植了道教的谪降神话:吕洞宾“将桃核埋于东墙之下,长成之后,教他和这柳树俱成花月之妖,结为夫妇”,尔后再次下凡将他们度脱为杨老柳、李小桃,依旧当垆卖酒。《吕洞宾桃柳升仙梦》则将桃柳的活动地点由湖南岳阳楼畔移到了汴京梁园馆聚香亭畔,投胎转世后的身分由酒店小民变成了“颇积家财万贯有余”的“长安城中点一点二的财主”。此外还彻底抛弃了三醉岳阳楼的叙述框架,采用了梦中警示的度脱方式。吕洞宾两次让柳春、陶氏进入梦乡:一次是奉命前往江西南昌府任通判,结果却被强人谋财害命;一次是令柳春、陶氏前身桃柳二神对柳春、陶氏谋财害命;吕洞宾最终以“恶境头”的方式让柳春、陶氏看破酒色财气出家了道。

明清柳树精戏剧在体制上也对马致远的剧作实现了突破。首先是在情节长度上突破了马致远剧作四折一楔子的戏剧体制。作为后起之南杂剧,有的作者以单折戏的方式来敷演柳树精故事。如佚名所作《城南柳》,《远山堂曲品》列入“雅品”,并谓“北曲一折,不过窃元剧之余绪耳,而词能熔铸,便堪自家生活”。徐霖的《柳仙记》则用传奇的叙事长度对该故事作了铺排。其次是在演出体制上对原有剧作作了突破。如果说谷子敬的《吕洞宾三度城南柳》还严守原有剧作之规范的话,那么贾仲明《吕洞宾桃柳升仙梦》则突破了一人主唱之格局,并采用了南北曲合套的形式:末唱北曲、旦唱南曲,支支交替进行。

朱有燉《紫阳仙三度常椿寿》则明显是模仿柳树精故事的一个典范之作。该剧谓紫阳真人奉吕洞宾法旨前往成都锦香楼,将椿精度脱为酒家子常春郎,又让花篮中牡丹投胎与春郎结合,夫妇当垆卖酒。二十年后,紫阳仙再次下凡,春郎不悟,只好携牡丹而去。春郎追赶牡丹,紫阳仙化为渔翁,将其度脱。

明清文人还喜欢以吕洞宾度柳精故事为由头,借题发挥,抒发人生感慨。郑瑜《黄鹤楼》、袁蟾《仙人感》就属于这种类型。《黄鹤楼》谓吕洞宾自岳阳度脱柳树精后,时隔千载,携柳树精游黄鹤楼。整个戏剧以师徒对答的方式出现,感叹成仙为人之不易。《仙人感》谓吕洞宾携柳树精重游岳阳楼,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抒发了忧国忧民之情,传达了作者对列强入侵中国的愤懑之情。

第三种形态是:对仙传和传说的随意构撰。

柳树精故事以度脱剧的形式盛行于元明两代,尔后在明清之际随着杂剧的衰竭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是,柳树精故事却进入了民间传说和仙传典籍中,成了明清小说家戏剧家构撰故事的一大素材。

依据仙传和传说宣讲柳树精故事的代表作是汪廷讷《长生记》和邓志谟《飞剑记》。传奇《长生记》今已佚,《曲海总目提要》辑录作者原序云:“如狎戏牡丹、剑斩黄龙、召将除妖、岳阳度柳等出,亦本稗官小说,非尽属无稽。”《飞剑记》第十回中的三醉,主要由“回后养”“谒王岳州”和“武昌货药”三个故事构成。如果说传奇中的“岳阳度柳”尚保持了柳树精故事的原汁原味的話,那么《飞剑记》中的“三醉岳阳”则是对吕洞宾故事的捏合,已经远离了当年柳精故事的宗教传统和戏剧传统。

利用柳树精传说进行艺术虚构的代表作是《万仙录》和《吕祖全传》。《万仙录》已佚,《曲海总目提要》谓该剧:“略言……洞宾入酒肆,城南柳树精化酒色财气递相扰惑。云房至肆点化,洞宾未悟,不肯从游,乃先化柳精而去。”《吕祖全传》谓逸童随吕洞宾进京赶考,吕洞宾遭遇仙人,逸童追寻无迹,自缢身亡,“托柳树之精”,为妖作怪。吕洞宾得道后,受命度逸童仙去。这两个由虔诚的奉道者虚构出来的故事,尽管已经远离了柳树精故事的固有传统,但却有个共同点,即用柳树精来考验吕洞宾的品行和功力。

杂剧《狗咬吕洞宾》、小说《八仙出处东游记》和《三戏白牡丹》这三部作品中的树精是以吕洞宾弟子的身分出现于作品中的,是作家发挥一己之想象力构拟出来的。《狗咬吕洞宾》系作者敷演“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这一民间谚语而成,其具体的情节框架则依托吕洞宾度石介之传说,并插入柳树精以弟子身分施展法术度脱石介的情节,其终极目的并不在于度脱本身,而是通过度脱来抒发怀才不遇之情,感叹世道人心不古。椿精之说,本起自朱有燉对柳树精故事的模拟。《八仙出处东游记》受此启发,遂有“洞宾私遣椿精”一事。作者借椿精之说虚构吕洞宾下凡助辽与宋朝对抗的情节,目的在于表现吕洞宾酒色未泯,嗔心未除。这一叙事传统在《三戏白牡丹》中得到了进一步铺陈。椿精作为吕洞宾的助手跟

随吕洞宾,成了吕洞宾色心不泯、嗔心未除的见证人。

三、松树精故事的文化内涵

松树精故事系统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是很复杂的,但构成这一故事文化内涵的核心内容仍然是很鲜明的。

松树精故事体现了道教的社会伦理。

唐宋之时,道教思想开始全面转型,内丹派思想体系逐渐取代了外丹派思想体系,符箓派也融摄内丹派思想并对自身的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改造。就在这种转型过程中,道教的社会伦理出现了新的特质:积德修善成了修仙之必要前提。

松树精故事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因此松树精故事的核心内容就是道教的社会伦理。这一社会伦理也随着教团对这一故事的宣扬和改造呈现出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体现为正邪之辨。第二种形态体现为阴德说。

先谈正邪之辨。《闻见近录》和《岳阳风土记》可为代表。前者记松精化成老翁谒见吕洞宾:“洞宾曰:‘邪耶正耶?’翁曰:‘若其邪也,安得知真人哉!’”后者则记松精向吕洞宾求仙丹:“某非山精木魅,故能识先生,幸先生哀怜。”由此可知,邪正之分是能否得见真仙并获引度的根本前提。

再来谈阴德之说。这是苗善时对正邪之辨的进一步发挥。《妙通纪》“度松精第十二化”对正邪之辨的有关情节进行了改造:“帝君曰:‘汝妖魅也。奚可语汝道?平日亦有阴德否?’曰:‘平日两蟒屡害人,弟子每化为人,立水次,劝人远避,救活数百人。蟒出,化为剑,辄之,沉于泉。’”正因为松精有如此之阴德,苗善时才将郭上灶说成是柳树精之后身。在“再度郭仙第十三化”中,苗善时又改造郭上灶传说,让“帝君诡为凶者,垢面鹑衣,疮痍淋漓,日往来啜茶,不偿一金”,以此来考验郭上灶的德行。苗善时对自己的这一改造得意不已,并在彖章中表明自己的意图:“树灵前已积阴功,得报人身隐市中。”

阴德之说在《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中得到创造性地发挥。该剧中的柳树精一上场就道出了自己的阴功:“为吾屡积阴功厚,上帝加吾排岸司。又有杜康庙前一株白梅花在此作祟。我上楼巡绰一遭,可是为何?恐怕她伤害了人性命。”正因为有此功行,岳阳楼下才会有“一道青气,上彻云霄”,惊动吕洞宾下凡来度脱柳精。转世为人后,郭马儿夫妇“寸男尺女皆无”,“但是那过往的人剩下的残茶,我都吃了他的。可是为何?这个唤作偷阴功积福力,但生得一男半女,也不绝了郭氏门中香火。”这无疑是阴德说的转世再版。

可惜的是,阴德说在作家对此一故事的翻空出奇的创造中荡然无存,只有在明清作家对仙传、传说的随意构撰中存有依稀回响。比如,《吕祖全传》叙吕洞宾度脱柳行童后,钟离权认为“此童恶孽太深,未有功行,不得即带回庵。”自此吕洞宾与柳行童游人间,逢危而济,见困而扶,最终升仙而去。

柳树精故事体现了道教的生命伦理。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松树精故事的社会伦理并没有对文人形成永久的吸引力。这个故事之所以流传不衰,是因为故事中的主角由松树精变为柳树精,从而更好地体现了道教的生命伦理。

唐宋之际,道教生命伦理出现了新的转型。道教徒放弃了以外丹还炼为核心以肉体飞升为目的金丹道生命伦理,逐渐确定了以性命双修为核心以阳神出窍为目的的内丹道生命伦理。钟吕内丹派、内丹派南宗和内丹派北宗的核心人物倡导内丹修炼追求阳神出壳的同时,纷纷对现世人生价值作了否定。

内丹道北宗的生命伦理观决定了柳树精故事的内在逻辑。在神仙看来,树精只有在人世酒色财气的挣扎中才能真正悟道:“且教他酒色财气里过,方可度脱他成仙了道。”于是有了神仙特意安排白梅精、仙桃、牡丹等陪柳精、椿精投胎结成夫妇的情节,于是有了神仙一而再再而三对投胎者进行度脱的情节。整个故事的情节流程体现为:投胎—一度—二度—三度—升仙,这和四折一楔子的杂剧结构刚好相吻合,而整个度脱的过程就是勘破酒色财气的过程。

作者在戏剧中营建了两大颇具意味的意象体系,用以展示道教的生命伦理。今试对《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吕洞宾三度城南柳》中的人文意象和自然意象加以分析。先来看看作品中的自然意象:

[金盏儿]我是个吕纯阳,度你个绿垂杨。你则管伴烟伴雨在溪桥上,舞东风飘荡弄轻狂。

如今人早晨栽下树,到晚来要阴凉,则怕你滋生下些小业种,久已后干撇下你个老孤桩。

[滚绣球]几曾见柳有千年绿,都说花无百日红。枉费春工。

[哭皇天]你若不依着我正道,我若不指与你迷途。柳呵,你便柔肠百结,巧计千般,浑身是眼,寻不见花枝儿般美少年。枉将你腰肢摆困,怎得你眉头放展。

[金盏儿]、[滚绣球]用对比手法将嫩柳的风情万种和柳老枯败的悲剧性结局进行渲染,目的在于强调“人生之无常”。[哭皇天]一曲甚至将杨柳拟人化,极写其妩媚动人,却因得不到仙真指点,堕入迷途,无法发挥其魅力效应,以此来说明修道证仙必须认识到人生之无常。

再来看看人文意象:

[梁州序第七]古人英雄,今安在哉?华容路这壁是曹操遗迹,乌江岸那壁是霸王故址。

[乌夜啼]那里也白玉楼、黄金殿,休看做亚夫营里、陶令门前。

[贺新郎]你休错认做章台路,管取你误入武陵源,那里有碧桃千树都开遍。

[折桂令]柳共桃今番度脱,再不逞妖女绕袅娜,说与你金缕千条,道与你红云一朵。你休去灞岸拖烟,你休去玄都喷火。

[梁州序第七]等四支曲子中的人文意象有两个类别。第一个类别是体现人生无常的历史人物意象。横塑赋诗的三国枭雄曹操、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项羽,一个是以奸雄而流传民间,一个是以失败的豪杰而名垂史册,可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切又显得多么的虚幻无常。第二个类别是与杨柳有关的历史意象。一方面,作者将杨柳拟人化,把她们写成了尘世欲色幻相的投影,极写男女风情;另一方面,作者又将这种风情放在特定的历史典故之中,将尘世欲色幻相和历史的沧海桑田作对比,极写人生无常。

反映这些自然意象和人文意象的曲子均是吕洞宾对柳树精后身的度脱之辞。吕洞宾用它们来说明人生无常,从而使得整个度脱过程充满着象征和比喻,道教的生命伦理在杂剧中拥有了浓重的哲理色彩,这就是历代文人对柳树精故事备感兴趣的关键所在。

柳树精故事还反映了文人的落魄情怀。

文人们在剧作中津津玩味道教生命伦理,实际上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垒块”。只要对剧中的意象作进一步的发掘,我们会发现又一批人文意象。到了后期,文人们干脆抛开柳精故事的具体情节,只借其作由头来宣泄心中的苦闷和不满。前者体现为遁世情怀,后者体现为愤世情怀。

遁世情怀寄寓于如下四大意象中。

酒意象。在全真教的生命伦理中,一个人要成仙了道,他就必须戒绝酒色财气。可是在全真道氛围中创制出来的柳树精故事却将“三人岳阳人不识”写成了“三醉岳阳人不识”,并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文人们对三醉岳阳的渲染,“这的是酒兴疏狂处”,心中憧憬的是“正菊花醉不倒陶元亮?”

隐士意象。神仙们苦口婆心劝世人抛却红尘,成仙了道,可是嘴里面却蹦出了一个个隐士的名字,心里面期待的却是隐士的无忧无虑:

[乌夜啼]则要你早回头静坐把功成办,参透玄关,勘破尘怀。待学他严子陵隐在钓鱼滩,管甚么张子房烧了连云栈。竞利名,为官宦;都只为半张字纸,却做了一枕槐安。

[一枝花]蝇头利不贪,蜗角名难恋。行藏在我,得失总由天。甘老江边,富贵非吾愿,清闲守自然。学子陵遁迹在严滩,似吕望韬光在渭川。

渔翁意象。杂剧中的渔翁形象实际上是文人隐逸理想的具体体现:

[梁州序第七]虽是个不识烟波钓叟,却做了不思凡风月神仙。尽他世事云千变。实丕丕林泉有分,虚飘飘钟鼎无缘。却想那闹吵吵东华门外,怎敌得静巉巉西塞山前……我其实怕见红尘面,云林深市朝远。遮莫是天子呼来不上船,饮兴陶然。

[隔尾] 旋沽村酒家家贱,自钓鲈鱼个个鲜。醉与樵夫讲些经传。春秋有几年,汉唐事几篇?端的谁是谁非,咱两个细数演。

仙境意象。仙境自然是世外桃源,跟人世无涉。朱氏韬光养晦,寄情托意于戏剧,他眼中的仙境,别有一番风味:“心上常常清虚淡泊,心上便是神仙境界;家中常常和美宁静,家中便是神仙境界;国内常常民安物阜,国内便是神仙境界;修行人得了金丹,眼前便是神仙境界。”

明代后期至清代,杂剧的创作已经成了文人抒情写意的一种方式。无论是郑瑜的《黄鹤楼》还是叶承宗的《狗咬吕洞宾》,无一例外,都成了文人愤世嫉俗的载体。在《黄鹤楼》中,吕洞宾一上场便说“厌居天上,游戏人间”,并在[收江南]曲子中用 48 个一问一答道尽了人世情态,也说尽了“怕住尘世”的理由。在《狗咬吕洞宾》一剧中,柳树精作为吕洞宾的助手前往度脱石介,曲尽人情世态。整部杂剧表面上是写度脱,实际上是在宣泄不第士子的愤懑。

[参 考 文 献]

- [1] [法]弗雷泽·巴列德安·侯赛因. 北宋文学中的吕洞宾[J]. 远亚通讯,1982,(2).
- [2] 张宏庸. 桃柳的仙路历程:谈城南柳絮杂剧[J]. 中外文学,1976,(3).
- [3] 徐子方. 明杂剧研究[M]. 台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1998.
- [4] 吴光正. 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何良昊)

How the Life Morality of Taoist Influences the Literature as is Seen from the Story-system of Pine's Sprite

WU Guang-zhe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WU Guang-zheng (1969-),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Postdoctor researche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fiction & religious literature of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pagate their religious theory, the disciples of Chuan-Zhen Taoist adapt a popular legend in Yue-yang to that of saint, which form a complicated story system through the men of letters in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legend, which is formed in the turning period of Taoist thought, reflects the social morality of Taoist and the life morality of Taoist. The life morality of Taoist,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men of letters' feeling of seclusion, men of letters' feeling of dissatisfaction to society, men of letters' feeling of fickle life, stimulates the men of letter's producing passio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natural image, historical image by which propagating their religious theory provide the literature resources.

Key words: Lǐ Dong-bin; taoist; life morality; literature resources